

■ 发布现场

無用·回家 | 曙月衔山出定迟

文 | 本刊记者 王晴颖



(一)

这一夜是九月九日，农历八月十六。

整夜的光，调子幽而不暗。人造的光，精密齐整的镁光灯，被最大程度地隐退滤除。不过秉一盏射灯，留月光如一池清汤，倾泻铺陈在木质打底的天台上。远处并无深山丛林，能依稀看到广告灯牌，起伏屋脊，还有寺庙剪影。时钟定格在戌时之后，都市明暗扑朔的声色，平仄而出。

这一夜，设计师马可写下無用家书，邀世人回家。

这身处美术馆东街的一隅，天台阁楼，倒也如意妥帖。无关深山老林。耳鼻处，嗅得缕缕人间烟火。亦无关繁华街巷。眉目间，持躬身相退的恬淡归隐。没有T台的高屋建瓴，来客青衣薄衫，盘坐于蒲团之上，众生平等，这阑珊少语的夜未央。

音乐起，像是呐喊的低唱。总觉得世间最美的声音，总有粗粝与清亮糅合的奇特质地，是谓本真的释放。坐等模特出场。他们大概不能被称作惯常的“模特”，长相平凡如路人，男女老少，清瘦，持细密、韵律、缓慢的步伐鱼贯而出。

这似乎是我近年来看过的最朴拙而又不乏雕琢的发布会。

朴拙是无用的性格，雕琢是它的态度。哦，请不要轻易否定“雕琢”的态度。雕琢，是入地的匠艺，亦是通天的匠心。不雕琢，单纯的放任，不过是自负的懈怠，我不喜欢。

在想，如今的马可，已然在第一夫人走出机舱的那一瞬间，迎来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巅峰。可这，似乎又并未使她遁入“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”的传统宿命。

她是否真的需要这样的托举？也许吧。这不是坏事。和凡尘中的事事人人时时作对，不见得是艺术家表明立场的恰当方式。况且，我们的第一夫人品位不差，有如此知音，福缘。又况且，早在这之前，她就如暗涌溪流，奔腾在了设计学子的如歌信仰里。所以，巅峰是别人心目里的巅峰，人生的曲线，冷暖自知，何须逢迎。

再看眼前，人们在木地板上渐次行走，赤足舞蹈，木质地板的铿锵回声，吐露着缓慢而有节奏的笃定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很像土地气运丹田的呼与吸。人们，不过是土地的介质与载体，音乐的声音，脚步踏在地板上的声音，纺纱织布的声音，隔空与月亮的温煦之光对话，回旋，留白，交汇。见自己，见天地，见众生。

很奇特的预感，在这些穿着棉麻服饰的人们静默伫立的时候，总觉得其中有一个是马可。我知道她并未现身人群，不过是在一边端坐，大概亦是怀揣一份归家心致，月下敲门，近乡情怯。可这预感又如此神奇，后来听马可说起，她的女儿也在队列其中。难怪，人与人之间的气场，可交付，可传承，可繁衍，不孤不裂。

(二)

说服装之前，聊聊请柬。那是一寸印着地图的绢帕，一封邀约“回家”的毛笔书信。她大概不希望彼时成为高跟鞋凛冽敲打，紧身裙妖娆竞艳的秀场。于是，你可看见请柬上客气而不容妥协的提示：“请尽量避免高跟鞋与紧身连衣裙，自在就好”。这显然是马可式的表达方式，一如那日她穿一袭斜扣衣襟的粉桂色长衫，与妩媚无关，清清，淡淡。我为自己代言。

回家途中的無用，要比《奢侈的清贫》更朴素，亦滤除掉一些苦情的深抑与宏大意象。皎洁月光之下，依然是棉麻布衣，垂顺褶皱的长裙，和文艺范儿无涉，究竟多几分清澈的厚重。灰蓝，米白，土褐色，马可显然爱极了土地的色彩，一心要把它们描摹在人们的肌肤之外，好似外罩的原色植被，没有《奢侈的清贫》那番对东西贫富的隐喻、区隔与糅合，無用变得更加无用，无象征性。你大可以带它回家，不用娇贵熨烫，它若慵懒起皱，也是自在自成。

不想在这20分钟内，从这些作品中解构出多么玄妙的端倪。20分钟，怎不草率？纵有对人之读心术，又怎知天高与地厚？只听马可说起回家之路前的各种准备，竟有半年之久。盘缠，那是不愁的了。终点，亦是自知的了。只是这回家的路线，能简明了，亦不错过沿途风景，好生得难。索性，不炫技不玄机，今晚的马可，既然回家，备得便是家常菜，总有难以将息的五味。天然的食材，任由月光撒上一层薄薄的精盐，通体有光，这光未有打磨出的钻石咄咄逼人，只是自然界的一块块原石。烹者有心，出手不凡。当下，时光如沸水，不煎，不炸，不熬，布衣无言，自在自成。

曲终人散，两三成行。有首诗在脑海浮现：“清泉绕屋澄心远，曙月衔山出定迟。”五年前初见马可，写下《设计的活禅》。那时年少，不解禅语。如今虽未得道，却臻熟捻：禅不避世，是当下的初心，一针一线，万物生长，家国平安。

(三)

遂从月光的梯台挪步下来，马可在说话。身影修长，人比黄花瘦。第一次见她，我说她像几米漫画地下铁里的女孩，长麻花辫，寡言少语，低头走路。想必，她早已淡忘。如今她为人母，眉宇间，淡定与坚定并存的气息不变。她从地下铁走到人前，月色洁净，柔光加身，言语中只是感谢，感激，感恩。嗯，很中国人。中国的设计师，敬天，畏地。静水，深流。即使有狷狂，不在人前，只在笔墨之间。



她邀来客们去看無用的古物展。那些瓷器，碗，茶具，汤勺置于清水的装置里，岁月磨损的斑驳边缘，在水的浸灌里，有锦簇的细密水珠，竟生出晶莹的意象来。古物的装置像半身燃烧的灯烛一样林立，交错并行，于是整个房子剔透起来。看着灰白色的窗帘垂下，屋内屋外便都是流动的光影，眉眼生辉，老房子顿悟魂魄。

(四)

纵意犹绕梁，我亦要回家。路上，兀自在想，这个时代的马可是幸运的。她的孤独与她的表达欲，都被小心翼翼地呵护着。她想孤独的时候，世界便慷慨放行，未曾惊扰。她有表达欲的时候，世界便鸣掌欢迎，未曾冷落。

一个人的幸运，何尝不是一个群落的幸运？在没有符号的国度里，西方的太阳以灼热的光芒普照大地，一个logo，几乎就能宣判一个人的优劣与高低。有多久了？我们让这皎洁的月光遁入无人问津的悲冷，心中一片空城。

也许，像马可一样心存执念，不倦地重建自己的城堡，这是对的。它未必金箔恢宏堪比卢浮，也未必青砖红瓦飞檐走石。它自这脚下的土地而生，迎风而立，有泥土砖块的草腥味，有雨露晨曦的透亮，有来往人们的平和呼吸。

吐故，纳新。生生，不息。这亦是我们存在，我们表达，我们寻找，我们守护的意义。

九月九日，無用邀世人回家，燃人间烟火，持清远澄心，共曙月衔山。